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肖复兴

今年春天的一天，我去天坛，没有想到，不是休息日，人居然那样多。大多是去看丁香花的。这时候，西府海棠落了，紫藤花还没有开，正是丁香一花独放的好时候。

天坛里所有的花，都是这几十年新栽的。明朝建天坛是将其作为皇家祭天的圣坛，只有松柏，没有一朵花。如今，这一片丁香花丛有百米之长，成了北京有名的丁香赏花之地，盖过了法源寺曾经的网红丁香花海。

虽然来天坛那么多次，都错过了丁香花开的时节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天坛丁香怒放的盛景。记忆中，这里的丁香花是紫色的，眼前却是一片洁白如雪。看来记忆是不可靠的。如今，不可靠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

从南头到北头，穿越丁香花海，如同雪花纷纷扑面而来，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，却是雪花没有的。游人很多，摩肩接踵，都是拍照的，人气旺得胜过祈年殿前。丁香花丛西侧有一溜长椅，坐在那里的人，大多是拍照累了休息的；或是换装的，换上漂亮的衣服，再去

住，不让一个字溜走。好家伙，叔本华，您够厉害的吗！我禁不住说。

老人这才对我说了句话：你厉害！

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是表扬我对他的赞扬，还是揶揄我居然也知道叔本华？我赶忙说道：我厉害什么呀，还是您厉害！您这是本老书了，老早就看过了，现在还在看，您多厉害呀！

老人浅笑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埋头看他的叔本华。

我从书包里掏出笔和本子，开始画丁香树丛。我们两人互不干扰，一个着眼于热闹的眼前，一个沉浸在遥远的过去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耳边传来一个声音：爷爷，您画得真好！

转过身，看见背后站着一个小男孩，在看我画画。

一般在天坛画画的时候，总会有小孩凑过来看。小孩子好奇，天真可爱，我特别愿意和他们说说话，那样会得到清纯如水的交流，当然，还会得到他们的表扬，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满足。也会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想起远在国外的小孙子。

我把画本递给他看，逗他：你看我画得行吗？

他立刻说：您画得这哪儿是行啊，简直是太好了！比画家画得都棒！

我笑了：你可真舍得用词，这么使劲儿地夸我！

他也笑了：我妈说了，对别人讲话的时候，要多夸人家！这样人家高兴，就会喜欢你！

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一位女士说话了：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这话了？

我才看见，孩子的母亲正坐在那里，笑吟吟地望着我们。

小男孩不理他妈妈，指着画本对我说：您要是再涂上颜色就更好看了！

我说：对，我回家就买颜色去，把它给涂上！

小男孩满意地笑了。

我问他：你几岁了？

到6月份就10岁了。

上四年级了吧，今天你怎么不去上课？

他妈妈在旁边替他回答：早上他说肚子疼，我给老师打电话，老师一听就说那今天不用来了。其实，我想对老师说让孩子晚点儿去学校，肚子疼又不是大事。这倒好，孩子不去上学了，我得请一天假……

我对小男孩说：不去正好，要不你妈还带不了你来看丁香呢！

小男孩笑了。哪个小男孩没有过翘课的经历呢？翘课，满足了小男孩对自由的向往。

他妈妈对他说：快跟爷爷说再见吧，咱们该回家吃午饭了！

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跑走了。

中午时分，丁香花丛的人少了很多，这边长椅上空了好多。我也准备到百花亭再转转，看看那边的牡丹有没有冒出花骨朵来。看身边的老人还在认真地看书，没打搅他，起身悄悄地走了。

转了一圈回来，又走过丁香花丛前，看见老人还在读他的叔本华。浓郁的丁香花影，斑斑点点，洒满他一身。

丁香花丛



丁香花前拍照。转了一遭，我来到这里，看长椅上几乎坐满了人，只有一位老人的旁边是空的。我坐在他旁边，向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。老人手里捧着一本书看，抬起头冲我点点头，算是回礼，然后，接着低头看书，看得神情很投入，好像书中有什么迷人的小鹿或仙女，生怕瞬间就会跑走，再也找不到。

我很好奇，问老先生：您看的什么书？

老人没有理我，只是把书的封面抬起来，让我看了一眼，是叔本华的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。早些年，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汉译名著，这是其中一本，白色的封面，书名很醒目。封面有些破旧，显得脏兮兮、风尘仆仆的，显然书有年头了。

老人看见我面露惊讶的神情，似乎有些隐隐的得意，随手翻了翻书页，好像要显示显示一般，让我看看，这不是一般小说之类的流行读物。我看见书页每一行字下面都用密密的红线勾勒，满满一页，全是红线，像是一道道红线，将那一行行的字全部紧紧绑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

【名家背影】

吴伯箫先生印象记

了。简化字、标点，有的用得不够正确，寄付印样时也没一一改正。《少年之友》如果用，就请“规范”地加以改正，页底注明“有改动”即可。不用就算了。写作非专业，“疲于奔命”。未能及时供稿，迫不得已又潦草塞责，请原谅。”一位大作家，对自己所写文字如此认真负责，百般斟酌，一丝不苟，连几个简化字、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，改了又改，还自谦说“写作非专业”“潦草塞责”，这种严谨而又谦虚的精神，令人由衷钦佩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吴老首先对《中学生作文选评》中所选文章表示肯定和赞扬，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：“听红领巾齐唱《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》，那清越嘹亮的童音、带稚气的高昂的神情，像活活的流泉，冉冉的白云，引人进入一个不断向前、向上的境界。看少先队员《起来就做早操》，那舒展的腰肢、矫健的动作，像雏燕乳虎，仿佛眼看着他们在发育成长，使人有抑制不住的内心的喜悦。这里读选自各省市初中学生的作文，在思想感情上会令人获得比听歌看操更丰富、更深刻的感受……”

接着，他告诫中学生朋友，从一开始写作就要走正路，写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写自己熟悉的东西，不要脱离现实胡乱编造：“学作文，开步走就要把路子走正。知道什么写什么，懂得什么写什么，实践什么写什么。虚假的东西，想当然的东西，都不要去写它。把理想、想象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，不空想，不乱写。”

最后，他向中学生提出殷切期望，希望他们不要满足现状，应向更高的目标努力：“在杭州钱塘江边登六和塔，曾在塔的第一层看到两句题壁诗：‘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。’看来题壁诗人的游兴太容易满足了。我们还是照唐朝诗人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原诗去做好：‘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’”

真是字字珠玑、句句肺腑。吴伯箫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但是中学生写作的指南针、方向盘，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，也有参考价值。

然而，这篇文章最终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发，我这个小编最后不得不违心地给吴老写信退稿……我不知道吴老收到退稿后心里会怎样想，凭他的宽宏大量，对此也许不会太介意，但我感到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。如今，吴老早已驾鹤西去，我再也无缘向他表达歉意，只能将这份歉意埋藏在心中。

用、有帮助，办到他们的心坎里，就要注重调查研究，有针对性。”由办刊，他又谈到如何写文章：“办刊物，写文章，一定要注意目的性和针对性……搞文艺创作，对生活、对人的关系，都要有自己的看法，要把生活引导到正常、健康的轨道，不要引向歪门邪道。”吴老的这些话意义深远，对我们办刊物、搞创作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我们约吴伯箫先生为刊物写文章，他慨然应允。回到济南后，我们一直盼着吴老赐稿，但由于他的工作实在太忙，直到9月初才收到他寄来的信稿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《少年之友》约稿通知早就看到了，中间又有同志来或打电话催稿，因各种原因，未能及时应命，非常歉疚。今寄上《〈中学生作文选评〉序》付印稿一份，请看看能用不？该书虽然印了一百万册，少年之友不一定都能看到，在刊物上发表，也许不算多余的。其他稿子，待读完第一辑后，再看写什么。学习差，时间少，不敢应也……”

就在收到信稿三四天后，吴老又紧跟着寄来一信，嘱咐我们将稿子中个别不规范的地方加以改正：“《〈中学生作文选评〉序》，作者未看校样就付印

□戴永夏

吴伯箫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，他的散文作品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。上中学时，我就读过他的《我还没有见过长城》《记一辆纺车》《菜园小记》等散文名篇。他严谨洗练的文字、朴实稳健的风格和催人奋进的革命激情深深打动了我，也使我很早就产生了能亲晤其面、亲聆其教的愿望。没想到，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一本刊物的创办，我这个原本很渺茫的愿望竟变为现实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为加强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和文化知识教育，山东省创办了四份刊物，《幼儿园》《小葵花》《红蕾》和《少年之友》，分别由明天出版社、青岛出版社（当时叫青岛出版办公室）和我所在的济南出版社（当时叫济南出版办公室）编辑出版。济南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年之友》（后改名为《中学时代》）是一本综合性教育月刊，读者对象是中学生，设有“寄语读者”“思想漫谈”“阅读和欣赏”“语文辅导”“数理化之官”“伟大的祖国”等十多个栏目。为了提高稿件质量和刊物知名度，我们曾向全国许多知名人士约稿，如冰心、臧克家、萧军、严文井、周培源、高士其等文教科技界名人都曾为我们的刊物写过稿子。素负盛名的吴伯箫先生自然也是我们的重点约稿对象。

那是1980年2月，我作为《少年之友》的编辑，跟另一位编辑王樾一起，专程到北京拜访名人，向他们约稿。在访问了著名诗人臧克家之后，臧克家先生又介绍我们去见吴伯箫先生，并说吴老学问好、声望高，对青少年很关心，他一定会写出让读者满意的稿子。

1980年2月29日上午，我们一早来到北京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院，找到了吴伯箫先生的家。当时，他跟夫人郭静君就住在这个大杂院的两间破旧平房。当我们走进这有些“寒碜”的“吴府”，作了自我介绍后，吴老的夫人郭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她介绍说，吴老一早就开会去了。他当时虽然已经74岁高龄，还患有冠心病，但兼职多、社会活动多，整天都很忙。晚上回来还坚持读书写作、处理信稿等，很少有闲着的时候。她听说我们要约吴老为中学生写文章，便代他答应下来，并说，吴老对别人的请求一般是不拒绝的，尤其是为家乡的少年朋友写稿，他更乐于接受。她还跟我们商定，等吴老在家时，再约时间跟我们面谈。

三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吴伯箫先生亲自打电话到招待所，约我们到他家面谈。当我们来到他那间简陋、狭窄的书房、卧室兼会客室时，他早已等我们多时了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吴伯箫先生中等身材，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，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、热情朴实的谈吐、忠厚长者的风度，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尤其是当他得知我曾在莱芜工作五年之久时，风趣地说：“噢，那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！”（吴伯箫先生祖籍莱芜）一句话，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由地位悬殊和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心理隔阂，此时一扫而光，感觉对方更像一位久别重逢的亲人，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，可以坦诚交心，可以得到真诚的帮助……他听说我们的刊物是以中学生为服务对象时，点头赞成说：“对青少年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文化教育，很有必要，应该多办和办好这样的刊物。”接着他又告诫我们：“刊物要真正对中学生有作